

cmchao / March 13, 2012 08:02AM

[印度的西藏地圖](#)

印度的西藏地圖

第四張，時間之輪

2012/03/12 . 專欄 . 宗教西藏

作者: 潘美玲

這幾年在印度進行流亡藏人研究時，到哪裡找哪些人是我們下田野的例行前置作業，要能夠順利達成任務，就得避免和達賴喇嘛的講經或灌頂法會行程撞期，因為這些活動都吸引成千上萬印度境內流亡藏人或國外信眾匯聚，找旅館搶訂車票還算小事，麻煩的是，我們要訪談的對象都不會有空，雖然他們也會很看重我的到訪，但是很抱歉，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

2011年12月31日到次年的1月10日，達賴喇嘛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Bodh Gaya），舉辦第32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所謂第32屆是指這一世的達賴喇嘛1954、1956年在西藏拉薩的羅布林卡兩次傳授時輪金剛灌頂算起，從1959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之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包括這一次，共有19次在印度，一次在蒙古，十次在歐、美各地舉行。位於印度的菩提迦耶是佛陀悟道的聖地，五十多年來共舉辦了四次。根據主辦單位統計，這場長達十天的法會，總共有多達二十萬人次出席，其中包括超過35,000名出家僧眾，來自西藏境內超過9,000名藏人，世界各地74,000名藏人，65,000人來自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喜馬拉雅地區，從中國各地約有上千漢人過來，還有來自66個國家上萬名的各國信眾。現場除了架設擴音喇叭，還安排了18種語言的現場翻譯服務。

時輪金剛的梵文是“Kalachakra”，其文意是「時間之輪」或「時間週期」，是佛教傳承中有助於創造和諧生活的密教本尊。時間之輪所指涉的宇宙和生命在時間中的生滅規律，構成佛教宇宙觀的本體。時輪金剛有外、內、別三輪：「外輪」指的是天地時間的週期，如太陽、月亮和行星的運行，流轉不息，形成四季的交替，萬物的生滅；「內輪」指的是人體的氣脈迴圈週期，循環流動形成人體的新陳代謝和生死交替。「別輪」是指修習時輪金剛而解脫開悟的方法，要修時輪金剛一定要先得到灌頂才可以。灌頂指的是「授與學習密法的權利」，灌頂法會透過儀軌給予信眾加持和淨化，體悟宇宙時輪之道，修習佛法而達到真正的解脫。根據《時輪續》所載，只有接受過時輪金剛灌頂的人，才能夠成為「香巴拉」王國的子民，未來往生佛國淨土。對於藏傳佛教徒而言，有生之年能夠接受由達賴喇嘛所傳授的時輪金剛灌頂是一種無上的榮幸與加持。

整個法會的宗教意涵，套用Emile Durkheim宗教社會學的觀點，《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所言，宗教的表徵是社會集體的呈現，是鞏固社會的象徵性手段，透過定期舉行的節慶活動與特殊節日，以及儀式的進行，喚起集體情感，構成一種神聖的狀態，從而創造、增強、維持社會集體的認同與凝聚力。時輪金剛法會確實是宗教的聚會，包含各種儀式，也是再一次鞏固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藏傳佛教信仰的社會集結，相信參與法會的每個人也都能夠感受到這份「神聖性」。

我並沒有參加這個灌頂法會，但只要與這個信仰體系有關的人，即使沒有參與法會親身感受神聖的集體情感召喚，也都某種程度地在日常生活中被納入到這個集體當中，法會本身是一個事件，一種節慶，但當我們將注目的焦點放到啟動人群流動的過程與資源移轉的性質時，更能看到這個社會的集體性以及「時間之輪」所呈現的星系大宇宙以及個人小宇宙的運作。

自從去年六月消息正式宣佈之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成為世界各地的藏傳佛教弟子的重要事件，這是達賴喇嘛宣布從政治職位退休擔任宗教領袖後的第一次時輪金剛灌頂，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更盛傳著由於法王年事已高，這可能是法王授予最後一次時輪灌頂的說法，因為不想錯過寶貴的機緣，驅使各地佛教徒參與法會的強烈動機。原先個別的生活常軌，分散各處的人們，漸漸地產生共振，從世界各地聚合到在時間之輪的運轉中心。

雖沒有打算參與盛會，但直到法會結束的半年間，我所遇到在台灣認識的藏傳佛教徒，在尼泊爾田野遇到的流亡藏人，還有在南印度的藏人和喇嘛，我們見面時的開場話題都是被時間之輪所驅動，「你也會去吧？」，「不會去！」，

下一句就是「為什麼？」對方總是現出難以置信很同情的表情，接著每個人談論參與法會的計畫，和誰去、如何去等「世俗」的行程安排。

在台灣做生意的藏人Jamyang（化名），他打算要帶著家人一起參加法會，包括在南印度的母親，規劃著生意的店面如何短期出租，彌補一些旅程的花費。而另一位拿到台灣居留證但還在等待台灣的身份證的Tenzin（化名），由於有出境的限制，顯然無法參加法會，於是將他在台灣工作多年的積蓄，託付我到南印度時交給在色拉寺出家的兄長，作為其他兄弟和從西藏過來的家人參加法會的旅費開銷。

去年十一月底我在南印度未能遇到的一位喇嘛朋友Kalsang（化名），早就向佛寺告假一個月，到尼泊爾與從西藏過來參加法會的家人相聚朝聖。記得十月底我在尼泊爾大寶塔附近進行田野時，雖然離法會的時間還有兩個多月，在旅遊觀光的人群中，出現許多有著高原日照臉頰通紅皮膚黝黑特徵的人們，虔誠持咒繞行著這個世界最大的佛塔，長長的髮辮，桃紅色的緞帶和腰帶，襯托深色藏袍，格外醒目，這些從西藏境內出來的藏人，據說是以「到尼泊爾朝拜」為名獲得中國官方許可，好不容易拿到護照提早出境，穿越尼泊爾的邊境，沿著佛陀的聖地，一路朝聖到印度的菩提伽耶參加法會，也趁這個機會，和在印度的家人、親戚相聚。住在尼泊爾的藏青會成員Sonam（化名），在email中告訴我，她會先來到印度的德里開會，然後搭著火車到法會擔任義工。至於在南印度藏人社區有機農場拼命三郎般工作的Tsering（化名），已經請好假，準備帶著妻子和兩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和其他家人，坐巴士換火車，雖然沒有足夠的錢住旅館，打算住在大會提供的帳棚，參加生平第一次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

這些看似個別的、瑣碎的、生活的、分散的個人安排，其實是集體的、結構的社會行動。時輪金剛法會成為信眾們的宇宙無上律令，將個別信眾像小行星般地聚集到這個銀河系的運作軌道，然而這些信眾們並非只是佈滿岩石的星球，受到萬有引力或重力的牽引而運作，每個人都必須排除各種障礙，張羅、盤算、挪移各種資源配置，要參加法會的人是如此，不能參加法會的人，也有在這個宇宙運行的位置，在南印度色拉寺的圖書館館長告訴我，他很想去，但必須留守，當佛寺的喇嘛都出去參加法會之時，總要有人守衛這些資產。連我這個觀察者，也「使命必達」扮演傳遞旅費信差的角色，被納入整個集體聚集流程的一部份。

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整個儀式長達十天，是宗教性的活動儀式，也如節慶的嘉年華。新選出總理的流亡政府舉行政令宣導，藏青會和婦女會等社團組織則擔任義工，並向世界各國的信徒介紹西藏處境，也有西藏傳統文化的表演和流行歌手的演唱會。離散的家人親戚得以共同參與確保未來往生佛國淨土，也是與朋友相聚的好時機。雖然大家來這裡有共同的目的，但每個人也帶著各自的計畫盤算，甚至達賴喇嘛也不例外，在對來參加法會的歐美信眾談話中，表白自己真正的動機，他說，傳授灌頂只是策略，目的是吸引大家來聽聞佛法，因為一般信眾熱衷於追求灌頂的法力神蹟，而疏於聽聞和修行，如果只是講經活動，大家參加的意願一定不會太高，更不會努力排除各種障礙忍受種種不便過來，用法會之名行傳授佛法之實，才是法王的本意。

參與這場法會的人並不需要付費，個人的交通食宿則自付，但為了安全理由，得申請證件進入會場，西藏流亡政府組織的籌備委員會統籌一切事務，所有費用由各界捐助，根據「國際西藏郵報」2012年2月1日在達蘭薩拉的報導，第32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召開記者會公布法會的總收入為329,333,249盧比，總開支為25,78,33,249盧比，餘額71,500,000盧比（約合台幣429萬元）。不同於大型表演或演場會的私人營利性質，所聚集的資源都投入於社會文化等公共事業。除了分配在流亡藏人的教育、宗教文化、衛生等事務之外，並提撥一千五百萬盧比捐贈給印度比哈爾邦首席部長急難救助基金會，作為支援鄰近菩提伽耶當地居民年度的眼球營計畫及印度兒童教育資助，並且支援菩提伽耶正覺大塔的維護工程，鼓勵保護菩提伽耶的自然環境。

這場長達十天的法會，匯聚了龐大的資源，二十萬人的食宿交通也為印度當地的觀光產業帶來莫大的經濟助益，各類餐廳、旅館、人力車、計程車都大發利市，甚至牛棚都要讓出來充當民宿，展現了佛教經濟的彈性、規模與能量。上一次（2003年）達賴喇嘛在菩提伽耶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時，當時比哈爾邦政府首長請求法王加持當地的經濟，達賴喇嘛幽默的說：「僅靠佛祖釋迦牟尼的加持是不夠的，不然這個佛陀成道的聖地所在，就不會還是印度最貧窮的省分了，連佛陀都沒辦法了，我哪有什麼能力！」，經過八年，達賴喇嘛在法會重提此事，感受到當地的進步並肯定官員的努力。聽懂了嗎？事要人為，不能只靠佛祖保佑。

雖然這次我刻意避開達賴喇嘛的行程，還是無可避免地受到這個時間之輪宇宙定律的牽引，被納入到該銀河星系的一

個角落，沒有到場參加法會，也無法置於這個時間之輪體系之外，體現了個人小宇宙與社會集體連結的存在，領悟時間之輪的道理。距離成為「香巴拉」王國的子民，我應該只剩一哩路了吧？

後記：法會結束後，充滿法喜的各地信眾又風塵僕僕地回到自己的家園，但那些來自西藏境內費盡辛苦才拿到護照，終於見到達賴喇嘛的藏人們，返鄉時被中共軍警逮捕加以審訊，進行政治學習，請見唯色部落格〈洛薩札西德勒！獻給朝佛「有罪」的拉薩老人們〉

---